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许三观卖血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3077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307X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余华

页数：25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前言

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，一条道路、一条河流、一条雨后的彩虹、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、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、一个人的一生。

这一切犹如盘起来的一捆绳子，被叙述慢慢拉出去，拉到了路的尽头。

在这里，作者有时候会无所事事。

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，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，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。

于是，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，而是一位聆听者，一位耐心、仔细、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。

他努力这样去做，在叙述的时候，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，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。

事实也是如此，当这本书完成之后，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。

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，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了一跳，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里脱口而出时，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，心里暗想：“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。

”然而，当他成为一位真正的读者，当他阅读别人的作品时，他又时常暗自得意：“我也说过这样的话。

”这似乎就是文学的乐趣，我们需要它的影响，来纠正我们的思想和态度。

有趣的是，当众多伟大的作品影响着一位作者时，他会发现自己虚构的人物也正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他。

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，旋律温和地跳跃着，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。

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有两个人的历史，而试图唤起更多人的记忆。

马提亚尔说：“回忆过去的生活，无异于再活一次”。

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，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。

余华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内容概要

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是余华199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，它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，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。

小说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渡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，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骇浪，而当他老了，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，精神却崩溃了。

法国《读书》杂志在评论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时说道：这是一部精妙绝伦的小说，是朴实简洁和内涵意蕴深远的完美结合。

余华目前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，讲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爱情故事，从文学风格上说，这将是一部与《许三观卖血记》迥然不同的作品，这部小说将于明年初完成。

《许三观卖血记》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，一条道路、一条河流、一条雨后的彩虹、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、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、一个人的一生。

这一切尤如盘起来的一捆绳子，被叙述慢慢拉出去，拉到了路的尽头。

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，旋律温和地跳跃着，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。

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，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。

马提亚尔说：“回忆过去的生活，无异于再活一次。

”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，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。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作者简介

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，3岁时随父母迁至海盐，在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。曾经从事过5年的牙医工作，1983年开始写作，已经完成长篇小说4部，中短篇小说集6部，随笔集3部，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，在近三十个国家出版。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·卡佛文学奖(1998年)、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(2004年)、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(2005年)、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(2008年)等。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书籍目录

中文版（再版）自序韩文版自序德文版自序意大利文版自序许三观卖血记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许三观是城里丝厂的送茧工，这一天他回到村里来看望他的爷爷。他爷爷年老以后眼睛昏花，看不见许二观在门口的脸，就把他叫到面前，看了一会儿后问他：

“我儿，你的脸在哪里？”

许三观说：“爷爷，我不是你儿，我是你孙子，我的脸在这里……”

许三观把他爷爷的手拿过来，往自己脸上碰了碰，又马上把爷爷的手送了回去。爷爷的手掌就像他们工厂的砂纸。

他爷爷问：“你爹为什么不来看我？”

“我爹早死啦。”

他爷爷点了点头，口水从嘴角流了出来，那张嘴就歪起来吸了两下，将口水吸回去了一些，爷爷说：“我儿，你身子骨结实吗？”

“结实。”

许三观说：“爷爷，我不是你儿……” 他爷爷继续说：“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？”

许三观摇摇头：“没有，我从来不卖血。”

“我儿……”爷爷说，“你没有卖血；你还说身子骨结实？我儿，你是在骗我。”

“爷爷，你在说些什么？我听不懂，爷爷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”

许三观的爷爷摇起了头，许三观说：“爷爷，我不是你儿，我是你的孙子。”

“我儿……”他爷爷说，“你爹不肯听我的话，他看上了城里那个什么花……”

“金花，那是我妈。”

“你爹来对我说，说他到年纪了，他要到城里去和那个什么花结婚，我说你两个哥哥都还没有结婚，大的没有把女人娶回家，先让小的去娶，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……”

坐在叔叔的屋顶上，许三观举目四望，天空是从很远处的泥土里升起来的，天空红彤彤的越来越高，把远处的田野也映亮了，使庄稼变得像西红柿那样通红一片，还有横在那里的河流和爬过去的小路，那些树木，那些茅屋和池塘，那些从屋顶歪歪曲曲升上去的炊烟，它们都红了。

许三观的四叔正在下面瓜地里浇粪，有两个女人走过来，一个年纪大了，一个还年轻，许三观的叔叔说：“桂花越长越像妈了。”

年轻的女人笑了笑，年长的女人看到了屋顶上的许三观，她问：“你家屋顶上有一人，他是谁？”

许三观的叔叔说：“是我三哥的儿子。”

下面三个人都抬起头看许三观，许三观嘿嘿笑着去看那个名叫桂花的年轻女人，看得桂花低下了头，年长的女人说：“和他爹长得一个样子。”

许三观的四叔说：“桂花下个月就要出嫁了吧？”

年长的女人摇摇头，“桂花下个月不出嫁，我们退婚了。”

“退婚了？”

许三观的四叔放下了手里的粪勺。

年长的女人压低声音说：“那男的身体败掉了，吃饭只能吃这么一碗，我们桂花都能吃两碗……”

许三观的叔叔也压低了声音问：“他身体怎么败的？”

“不知道是怎么败的……”年长的女人说，“我先是听人说，说他快有一年没去城里医院卖血了，我心里就打起了锣鼓，想着他的身体是不是不行了，就托人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，看他能吃多少，他要是吃两大碗，我就会放心些，他要是吃了三碗，桂花就是他的人……他吃完了一碗，我要去给他添饭，他说吃饱了，吃不下去了……”

一个粗粗壮壮的男人，吃不下饭，身体肯定是败掉了……

许三观的四叔听完以后点起了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头，对年长的女人说：“你这做妈的心细。”

年长的女人说：“做妈的心都细。”

两个女人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许三观，许三观还是嘿嘿笑着看着年轻的那个女人，年长的女人又说了一句：“和他爹长得一个样子。”

然后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过去，两个女人的屁股都很大，许三观从上面看下去，觉得她们的屁股和大腿区分起来不清楚。

她们走过去以后，许三观看还在瓜田里浇粪的四叔，这时候天色晴下来了，他四叔的身体也在暗下来，他问：“四叔，你还要干多久？”

四叔说：“快啦。”

许三观说：“四叔，有一件事我不明白，我想问问你。”

四叔说：“说吧。”

“是不是没有卖过血的人身子骨都不结实？”

“是啊，”四叔说，“你听到刚才桂花她妈说的话了吗？”

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……“这算是什么规矩？”

“什么规矩我倒是不知道，身子骨结实的人都去卖血，卖一次血能挣三十五块钱呢，在地里干半年的它也还是那么多……”四叔，照你这么说来，这身上的血就是一棵摇钱树了？

“那还得看你身子骨是不是结实，身子骨要是不结实，去卖血会把命卖掉的。”

你去卖血，医院里还先得给你做检查，先得抽一管血，检查你的身子骨是不是结实，结实了才让你卖……”四叔，我这身子骨能卖血吗？

许三观的四叔抬起头来看了看屋顶上的侄儿，他三哥的儿子光着膀子笑嘻嘻地坐在那里。

许三观膀子上的肉看上去还不少，他的四叔就说：“你这身子骨能卖。”

许三观在屋顶上嘻嘻哈哈笑了一阵，然后想起了什么，就低下头去问他的四叔：

“四叔，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。”

“问什么？”

“你说医院里做检查时要先抽一管血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这管血给不给钱？”

“不给，”他四叔说，“这管血是白送给医院的。”

他们走在路上，一行三个人，年纪大的有三十多岁，小的才十九岁，许三观的年纪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，走去时也在中间。

许三观对左右走着的两个人说：“你们挑着西瓜，你们的口袋里还放着碗，你们卖完血以后，是不是还要到街上去卖西瓜？”

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你们都只挑了六个西瓜，为什么不多挑一、二百斤的？”

你们的碗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是不是让买西瓜的人往里面扔钱？”

你们为什么不带上粮食，你们中午吃什么……”我们卖血从来不带粮食，”十九岁的根龙说，“我们卖完血以后要上馆子去吃一盘炒猪肝，喝二两黄酒……”

三十多岁的那个人叫阿方，阿方说：“猪肝是补血的，黄酒是活血的……”许三观问：“你们说一次可以卖四百毫升的血，这四百毫升的血到底有多少？”

阿方从口袋里拿出碗来，“看到这碗了吗？”

“看到了。”

“一次可以卖两碗。”

“两碗？”

许三观吸了一口气，“他们说吃进一碗饭，才只能长出几滴血来，这两碗血要吃多少碗饭啊？”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“阿方和根龙听后嘿嘿地笑了起来，阿方说：“光吃饭没有用，要吃炒猪肝，要喝一点黄酒。”

“许三观，”根龙说，“你刚才是不是说我们西瓜少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不卖瓜，这瓜是送人的……”阿方接过去说：“是送给李血头的。”

“谁是李血头？”许三观问。

他们走到了一座木桥前，桥下是一条河流，河流向前延伸时一会儿宽，一会儿又变窄了。青草从河水里生长出来，沿着河坡一直爬了上去，爬进了稻田。

阿方站住脚，对根龙说：“根龙，该喝水啦。”

根龙放下西瓜担子，喊了一声：“喝水啦。”

他们两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了碗，沿着河坡走了下去，许三观走到木桥上，靠着栏杆看他们把碗伸到了水里，在水面上扫来扫去，把漂在水上的一些草什么的的东西扫开去，然后两个人咕咚咕咚地喝起了水，两个人都喝了有四、五碗，许三观在上面问：“你们早晨是不是吃了很多咸菜？”

阿方在下面说：“我们早晨什么都没吃，就喝了几碗水，现在又喝了几碗，到了城里还得再喝几碗，一直要喝到肚子又胀又疼，牙根一阵阵发酸……这水喝多了，人身上的血也会跟着多起来，水会浸到血里去的……”“这水浸到了血里，人身上的血是不是就淡了？”

“淡是淡了，可身上的血就多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都在口袋里放着一只碗了。”

许三观说着也走下了河坡。

“你们谁的碗借给我，我也喝几碗水。”

根龙把自己的碗递了过去，“你借我的碗，”许三观接过根龙的碗，走到河水前弯下身体去，阿方看着他说：“上面的水脏，底下的水也脏，你要喝中间的水。”

他们喝完河水以后，继续走在了路上，这次阿方和根龙挑着西瓜走在了一起，许三观走在一边，听着他们的担子吱呀吱呀响，许三观边走边说：“你们挑着西瓜走了一路，我来和你们换一换。”

根龙说：“你去换阿方。”

阿方说：“这几个西瓜挑着不累，我进城卖瓜时，每次都挑着二百来斤。”

许三观问他们：“你们刚才说李血头，李血头是谁？”

“李血头，”根龙说，“就是医院里管我们卖血的那个秃头，过会儿你就会见到他的。”

阿方接着说：“这就像是我们村里的村长，村长管我们人，李血头就是管我们身上血的村长，让谁卖血，不让谁卖血，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数。”

许三观听了以后说：“所以你们叫他血头。”

阿方说：“有时候卖血的人一多，医院里要血的病人又少，这时候就看谁平日里与李血头交情深了，谁和他交情深，谁的血就卖得出去……”阿方解释道：“什么是交情？”

拿李血头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不要卖血时才想起我来，平日里也要想着我”。什么叫平日里想着他？

阿方指指自己挑着的西瓜，“这就是平日里也想着他。”

“还有别的平日里想着他，”根龙说，“那个叫什么英的女人，也是平日里想着他。”

两个人说着嘻嘻笑了起来，阿方对许三观说：“那女人与李血头的交情，是一个被窝里的交情，她要是去卖血，谁都得站一边先等着，谁要是把她给得罪了，身上的血哪怕是神仙血，李血头也不会要了。”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“他们说来到了城里，进了城，许三观就走到前面去了，他是城里的人，熟悉城里的路，他带着他们往前走。

他们说还要找一个地方去喝水，许三观说：“进了城，就别再喝河水了，这城里的河水脏，我带你们去喝井水。”

“他们两个人就跟着许三观走去，许三观带着他们在巷子里拐来拐去的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我快憋不住了，我们先找个地方去撒一泡尿。”

“根龙说：“不能撒尿，这尿一撒出去，那几碗水就白喝啦，身上的血也少了。”

“阿方对许三观说：“我们比你多喝了好几碗水，我们还能憋住。”

“然后他又对根龙说：“他的尿肚子小。”

“许三观因为肚子胀疼而皱着眉，他往前越走越慢，他问他们：“会不会出人命？”

“出什么人命？”

“我呀，”许三观说，“我的肚子会不会胀破？”

“你牙根酸了吗？”

阿方问。

“牙根？”

让我用舌头去舔一舔……牙根倒还没有酸。

“那就不怕，”阿方说，“只要牙根还没酸，这尿肚子就不会破掉。”

许三观把他们带到医院旁边的一口井前，那是在一棵大树的下面，井的四周长满了青苔，一只木桶就放在井旁，系着木桶的麻绳堆在一边，看上去还很整齐，绳头搁在把手上，又垂进桶里去了。

他们把木桶扔进了井里，木桶打在水上“啪”的一声，就像是一巴掌打在人的脸上。

他们提上来一桶井水，阿方和根龙都喝了两碗水，他们把碗给许三观，许三观接过来阿方的碗，喝下去一碗，阿方和根龙要他再喝一碗，许三观又舀起一碗水来，喝了两口后把水倒回木桶里，他说：

“我尿肚子小，我不能喝了。”

“他们三个人来到了医院的供血室，那时候他们的脸都憋得通红了，像是怀孕十月似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着，阿方和根龙还挑着西瓜，走得就更慢，他们的手伸开着抓住前后两个担子的绳子，他们的手正在使着劲，不让放着西瓜的担子摇晃。

可是医院的走廊太狭窄，不时有人过来将他们的担子撞一下，担子一摇晃，阿方和根龙肚子里胀鼓鼓的水也跟着摇晃起来，让两个人疼得嘴巴一歪一歪的，站在那里不敢动，等担子不再那么摇晃了，才重新慢慢地往前走。

医院的李血头坐在供血室的桌子后面，两只脚架在一只拉出来的抽屉上，裤裆那地方敞开着，上面的纽扣都掉光了，里面的内裤看上去花花绿绿。

许三观他们进去时，供血室里只有李血头一个人，许三观一看到李血头，心想这就是李血头？

这李血头不就是经常到我们厂里来买蚕蛹吃的李秃头吗？

李血头看到阿方和根龙他们挑着西瓜进来，就把脚放到了地上，笑呵呵他说：“是你们呵，你们来了。”

“然后李血头看到了许三观，就指着许三观对阿方他们说：“这个人我像是见过。”

“阿方说：“他就是这城里的人，”

“李血头说。”

许三观说：“你常到我们厂里来买蚕蛹。”

“你是丝厂的？”

李血头问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****”，李血头说，“怪不得我见过你，你也来卖血？”

阿方说：“我们给你带西瓜来了，这瓜是上午才在地里摘的。”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“李血头将坐在椅子上的屁股抬起来，看了看西瓜，笑呵呵他说：“一个个都还很大，就给我放到墙角。”

“阿方和根龙往下弯了弯腰，想把西瓜从担子里拿出来，按李血头的吩咐放到墙角，可他们弯了几下没有把身体弯下去，两个人面红耳赤气喘吁吁了，李血头看着他们不笑了，他问：

“你们喝了有多少水？”

“阿方说：“就喝了三碗。”

“根龙在一旁补充道：“他喝了三碗，我喝了四碗。”

“放屁，”李血头瞪着眼睛说，“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人的膀胱有多大？****，你们的膀胱撑开来比女人怀孩子的子宫还大，起码喝了十碗水。”

“阿方和根龙嘿嘿地笑了，李血头看到他们在笑，就挥了两下手，对他们说：“算啦，你们两个人还算有良心，平日里常想着我，这次我就让你们卖血，下次再这样可就不行了。”

“说着李血头去看许三观，他说：“你过来。”

“许三观走到李血头面前，李血头又说：“把脑袋放下来一点。”

“许三观就低下头去，李血头伸手把他的眼皮撑开：“让我看看你的眼睛，看看你的眼睛里有没有黄疸肝炎……没有，再把舌头伸出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肠胃……肠胃也不错，行啦，你可以卖血啦……你听着，按规矩是要抽一管血，先得检验你有没有病，今天我是看在阿方和根龙的面子上，就不抽你不一管血了……再说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，这就算是送给你的见面礼……”他们三个人卖完血之后，就步履蹒跚地走向了医院的厕所，三个人都歪着嘴巴，许三观跟在他们身后，三个人谁也不敢说话，都低头看着下面的路，似乎这时候稍一用劲肚子就会胀破了。

三个人在医院厕所的小便池前站成一排，撒尿时他们的牙根一阵阵剧烈地发酸，于是发出了一片牙齿碰撞的响声，和他们的尿冲在墙上时的声音一样响亮。

然后，他们来到了那家名叫胜利的饭店，饭店是在一座石桥的桥堍，它的屋顶还没有桥高，屋顶上长满了杂草，在屋檐前伸出来像是脸上的眉毛。

饭店看上去没有门，门和窗连成一片，中间只是隔了两根木条，许三观他们就是从旁边应该是窗户的地方走了进去，他们坐在了靠窗的桌子前，窗外是那条穿过城镇的小河，河面上漂过去了几片青菜叶子。

……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编辑推荐

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，旋律温和地跳跃着，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。

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，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。

马提亚尔说：“回忆过去的生活，无异于再活一次。

”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，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。

其他版本请见：《许三观卖血记》

<<许三观卖血记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